

褻瀆大師

匿藏十六年的「塞族屠夫」姆拉迪奇落網，報道說，他要求當局准許將士多啤梨和托爾斯泰的著作送到他的監倉。殺人兇手居然喜歡文學作品，無端端托爾斯泰下水，實在可恨。

我們沒有證據說姆拉迪奇要讀托爾斯泰的作品是騙人的，他有可能真的很喜歡托爾斯泰的小說。可是，喜歡歸喜歡，跟他自己的行徑又相差一萬八千里。寫《戰爭與和平》、《復活》、《安娜·卡列尼娜》的托爾斯泰是公認的人道主義者，主張非暴力的俄國文學大師，而這名即將受審訊的「塞族屠夫」，曾經在波斯尼亞戰爭中，為了滅絕種族，殺了八千多名波斯尼亞回教男性。

據說希特勒也很喜愛德國古典音樂，特別推崇華格納和李察·斯特勞斯的作品。希特勒還喜歡繪畫，年輕時學過繪畫，作過畫家夢。

再舉一個活生生例子，曾經殺害二百萬東埔塞人的赤柬領袖波爾布特，長得斯斯文文、一表人才，曾經留學法國，既有幽默感還很有個人魅力，但卻是殺人狂魔。祇能說，有一些高智商的人，性格其實是兩面甚至多面的。

內心非常複雜，有美好的一面，又有殘酷的另一面，那才叫可怕。那種人，有可能令你特別崇拜，真是殺了你，還不知道怎樣下手的，說不定還當他恩人呢。

飲食題材的劇集向來受歡迎，港劇也好，韓劇也好，日劇、台劇都有不少作品以飲食為題。日本的校園劇也有不少佳作，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備受關注的作品誕生，那些沒有受到廣泛注意的就更多。前一陣子談過日本校園劇「外行領導內行」的作品，如江口洋介、塚本高史等主演的《School》，五月份新登場的校園劇《高中生餐廳》，則是將飲食題材融入校園劇中，不知能否產生化學反應，贏得觀眾的支持？劇集描述曾在一流大餐廳工作過的廚師新吾，在好友的遊說下，到一間由學校開辦，由高中生經營的餐廳擔任導師。這個由高中生經營的餐廳，令我想起正生書院開辦的Pizza店，同樣是由一班學生來負責日常的營運。回頭看《高中生餐廳》，第一集寫新吾到餐廳上班，這個即將開業的餐廳裡，擠滿了抱著好玩心態而加入的男女學生。

新吾到了餐廳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求同學們清潔廚房。自踏入這間高中生餐廳，新吾留意到的不是餐廳裡那些貌似充滿熱情的學生，而是許久沒有清潔過的抽氣扇、地板與廚具等。他要求學生清潔，並同時讓純粹抱著好玩心態的學生離開。

劇中其中一個主演，是曾經十分受歡迎的童星神木隆之介，他在劇中飾演為了守護祖母經營的居酒屋而努力學習廚藝的陽介。為了迎接新吾這個新導師，他準備了炸蝦天婦羅，得到的回應卻是，炸得不錯，但要學用右手切食物。一件天婦羅，新吾發現陽介左撇子的習性，嚴格的要求趕走了不少學生，同時也讓陽介得到了信心。《高中生餐廳》能否收視爆燈尚待觀察，但有趣的設定，無疑有一定的吸引力。

高中生餐廳

懷著兒子的那一年，我們已經舉家北上，遷到了漢堡附近的一個村子裡，買房置地。我還記得我當時挺著個大肚子樓下樓下地收拾東西、在花園裡割草，現在想想，那一場辛勞對我日後的順利生產起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

一月八日的夜裡，我上床睡覺的時候就已經感覺到了下腹的脹痛，但程度很輕，還可以睡得著覺，於是沒有在意。凌晨四點多的時候，我迷迷糊糊之中覺得陣痛的間距已經很短，於是搖醒丈夫，說好像不對頭，是不是要生了，他一聽緊張起來，馬上起身穿衣，然後出發去八公裡外的哥斯達赫特醫院。在產房門前按鈴的時候，我心裡依然七上八下，以為會立刻被人哄回去，沒想到助產士一聽我的闡述，立刻就讓我進去檢查，結果發現子宮口已經打開了九公分！好傢伙，沒想到生產過程的一大半都讓我給睡過去了！

這一次我要求水下生產，那天很慶幸，產婦不多，那間產房的產房空著，所以我順利達成所願。在做了CTG和產前的最後一次超聲波檢查之後，我被帶進產房。那房間非常大，正中央是一個紫紅色的橢圓形產缸，像個小型泳池，有台階和扶手。房間的一端是普通的產床和給新生兒洗澡用的水池以及各種醫療器械，另外一側是隔間的衛生間。這時已是快七點，天還沒亮，房間裡柔和的燈光給人溫暖的感覺。我剛上產床不久，陣痛就開始加劇，在我考慮該不該開始用呼吸法減痛的時候，助產士已經在產缸裡灌滿了水，問我要不要現在就寬衣下水放鬆一下。我點了點頭，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似的。剛勉強站起身來，就感覺孩子要出來了，趕快脫衣下水。這期間助產士已經叫來了醫生。這位醫生很年輕很靦腆，看上去像是剛從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她自始至終貼著牆根站著，直到孩子出生才上來跟我握手道賀。產缸裡的水很暖和我，我完全一個人坐在水裡，助產士站在產缸前，我丈夫從後面托住我的後頸，醫生整個沒事人一樣遠遠地注視著我們。

朋友如花瓶

回顧生平的交遊，倒是一個有趣的遊戲，這年紀，回憶就是遊戲的一種了。日前提及的老許，在眾多食肆中，偏偏跟他有了一份緣，彼此相交，確然在過去生活中有一很可回憶的片段。

時至今日，剩下的幾個每週都要見面的朋友，大家心中明白：交遊至老的老了，可以有幾個？一說要外出見此幾位大帝，老婆大人也不敢阻擋的。無他，經歲月篩選的朋友，所餘無幾，能不惜乎？真的要善頌善壽：俱享黃髮期就是。

大學後期任教的幾個同事，也有一種「對你，我是不能拒絕的交情」，不論是金錢往來，以至學問上困惑、教學上的成敗得失，都有一份仗義之誼；我們俱是無黨無派的獨立小教員，在學院門戶深深裡游出來汪洋大海，都有著一份小小的執著，以此結成同道，也是生平回憶中可資一記的得著。

也不是朋友相交日子久就是永恆的朋友，這幾年裡，一次見面或一個電話，即時將二三十年的交情推倒，再一次證明，誤會的交往，瞭解便分開，人生的學問，果然深奧，絕不簡單。

需要的才是友誼，西諺說：A friend in need, 那不是沒有道理的，是的，我們需要什麼朋友呢？不會是梅花瓶吧？

孤意已決

看到一個頗有意思的謎語，謎面是「孤意已決——打一現代作家名字」。謎底是「王願堅」，就是寫過《黨費》、《七根火柴》、《閃閃的紅星》的那個著名作家。謎語很貼切也很巧妙，「孤意已決」，就是王的願望很堅決。

《三國演義》裡，孫權接到曹操的挑戰書，是戰是降，群臣吵成一片，莫衷一是，而他寄予厚望的重臣張昭，要求投降的嗓門最高，讓他很失望。

最後，孫權在魯肅、周瑜等人的勸說下，反覆權衡利弊得失，下了決心：孤意已決，再言降者如同此案！拔出寶劍把書案刺去一角。於是，在「願望很堅決」的孫權的支持下，才有了轟轟烈烈的火燒赤壁，「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孤意已決，就是說你們別吵了，我已經想好了，而且「願望很堅決」，就這麼辦！這固然能體現帝王的權威與魄力，但把軍國大事的最後決定權寄託在帝王個人的智慧和判斷上，卻往往是靠不住的，如果是個天縱英明的帝王還好，做出正確的決策的可能性較大，倘若遇到個昏聩無能且又剛愎自用的帝王，那就麻煩大了，國家危亡、民族興衰，都可能在「孤意已決」的昏昏然、飄飄然中被決定了命運。

隋煬帝就是典型一例。他好大喜功，靠不光明手段上台後，急於樹立自己權威，苦無良策，就想出了伐高麗的昏招，雖然朝野很多人反對，再三對他陳明利害，但楊廣卻一意孤行：孤意已決，這仗非打不可！結果，三伐高麗，不僅損兵折將達百萬，國家多年積累起來的財富消耗一空，而且連年窮兵黷武又激起各地民衆起義，一時間，遍地烽火，處處狼煙，隋煬帝很快就亡國殞命。

再有，趙王「孤意已決」，硬要用紙上談兵的趙括替代老將廉頗，長平一戰，四十萬趙軍成為野鬼孤魂；劉玄德「孤意已決」，發百萬大軍為兄弟報仇，被小將陸遜火燒連營，一敗塗地；宋高宗「孤意已決」，殺掉了抗金大將岳武穆，自毀長城；自作聰明的崇禎帝「孤意已決」，將國家棟樑袁崇煥凌遲處死，無異於自掘墳墓；野心勃勃的袁世凱「孤意已決」，要黃袍加身，結果遺臭萬年。可見，「孤意已決」，一和無知、偏見、私慾結伴，那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其實，「孤意已決」，不光是昔日帝王的愛好，今天的很多小國之君、單位頭頭，也頗喜歡「孤意已決」，在用人提拔、投資決策、發展方向等問題上，往往搞一言堂，家長制，一個人說了算。這樣做的確很痛快，一拍腦袋，事就這麼定了！但這既違反了民主集中制，從科學決策的角度來看也是很靠譜的，畢竟一個人再聰明，也不如集體的智慧更可靠，一個人再博學多聞，也不如集體的學識更深厚全面，所以，靠「孤意已決」，固然可以有火燒赤壁的正確決策，更可能有三伐高麗的昏招，火燒連營的慘敗，甚至還可能會有「大躍進」變成「大饑荒」、「史無前例」變成「十年浩劫」的悲劇。從古到今，國人吃這樣的虧太多了，殷鑒不遠，大概還沒那麼健忘吧。

環保格蘭披治

一級方程式賽車本週末在加拿大的滿地可舉行。這一站賽事尤其令人注目，因為那是一輪歐洲賽事之中，突然出現的唯一一場北美洲比賽——自從世界各地逐步實施全面禁煙以來，便越來越多歐洲國家退出格蘭披治賽事，所以今天便多了許多亞洲地區的賽站：繼墨爾本、吉隆坡和上海後，第四站開始，便是格蘭披治的歐洲之旅：伊斯坦堡後，便輪到西班牙、摩納哥的蒙地卡羅站，然後是滿地可的賽事，緊接著是「華倫西亞歐洲大賽」，再來還有英國、德國、匈牙利、比利時和意大利站。比賽至此進入最後階段，先返回亞洲地區，分別是第十四至十九站的新加坡、日本、韓國、印度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阿布扎比站，最後一場則在巴西舉行。

是屆一級方程式賽車最有趣之處，是所謂「鬥慢」的鬥慢。如何鬥慢？主要分兩方面：第一，是鬥煞車系統——賽車壇這兩年興起所謂「霹靂舞大戰」(Brake Dance War)：今季三大煞車系統製造商各自研發出嶄新的煞車科技，對專業賽車手來說，煞車並不如一般人那樣，祇用來減慢車輛速度，反而是入彎和出彎的效率比試。

第二，是鬥環保科技——此為另一類「鬥慢」，要求賽車壇各人慢下來，重新想想「一級方程式」的真義：一直以來，「F1」代表了追求汽車科技的最高水平：不祇鬥快，更追求速度與安全程度的提昇。不過，自全球吹起一股環保綠色浪潮後，格蘭披治便好像和「追求汽車科技最高水平」的目標脫了鉤。

現任國際賽車聯盟總裁，正因感到賽車壇與全世界脫節，所以打算在後年舉行史上首次「電動格蘭披治」，希望藉此可以推動世界各地的車廠，多投資於環保科技。不過，也有人笑國際賽車聯盟這樣做很傻，因為賽車迷多喜歡嘈雜的賽車現場，會認為電動車比賽太安靜。然而國際賽車聯盟則指出，繼續吵下去，造成更多聲音及空氣污染，那時反對賽車之聲會更嘈雜！

真與假的翠玉圓雕

曾有幾位愛好收藏翠玉圓雕像(陳設品)的友人，皆試過有誤購假翠玉雕件的經驗。這個世界很多東西都是假的，何況是價值飛昇的名家翠玉雕像！

友人甲多年前購進一尊「翠玉」觀音像(「白底青」)，高約三十二公分。以翠玉而言，很少那麼大塊而仍然有那麼多翠色部分。不過，後來始證實其實並非真緬甸翠玉，而是南陽獨山玉。

獨山玉並非翡翠，也不是屬於硬玉。其英文學名應稱作 Sausserite；不是翡翠之 Jadeite。奸商用來冒充翠玉雕，蓋產自河南省南陽市獨山的「玉」，表面上與一些「白底青」相似，但價值遠遜；因為獨山玉(或稱南陽玉)主要成分為斜長石(約佔三分之二)，其他成分為黝礫石與木屑石，白地帶灰，全無翠性，渾濁不清。

「白底青」翠玉基本化學成分是硅磷酸鋁鈣，由許多小晶體顆粒組成。獨山玉綠色帶「黃氣」，儼如「邪色」；色調不是較淺，就是較黯，或帶藍色，綠起來「發悶」。它們與上等亮麗濃陽的「白底青」迥然不同。友人乙則曾誤購入蛇紋石(Serpentine)，亦缺翠性，呈灰青色，顯現青綠色蛇斑紋，且質較鬆脆，因摩氏硬度較真翠玉為低。

友人丙較幸運，在拍賣會購得高三十一公分的「花青」翠玉仕女騎馬雕像(見附圖)，因屬真翡翠上品，十多年來已昇值很多倍。



浮出水面

如果說女兒的出生像是艱苦長征後的一場血戰，那麼兒子的出生就好像是一首動聽的歌曲，旋律悠揚婉轉，歌詞喜悅流暢。

懷著兒子的那一年，我們已經舉家北上，遷到了漢堡附近的一個村子裡，買房置地。我還記得我當時挺著個大肚子樓下樓下地收拾東西、在花園裡割草，現在想想，那一場辛勞對我日後的順利生產起了不可估量的積極作用。

一月八日的夜裡，我上床睡覺的時候就已經感覺到了下腹的脹痛，但程度很輕，還可以睡得著覺，於是沒有在意。凌晨四點多的時候，我迷迷糊糊之中覺得陣痛的間距已經很短，於是搖醒丈夫，說好像不對頭，是不是要生了，他一聽緊張起來，馬上起身穿衣，然後出發去八公裡外的哥斯達赫特醫院。在產房門前按鈴的時候，我心裡依然七上八下，以為會立刻被人哄回去，沒想到助產士一聽我的闡述，立刻就讓我進去檢查，結果發現子宮口已經打開了九公分！好傢伙，沒想到生產過程的一大半都讓我給睡過去了！

這一次我要求水下生產，那天很慶幸，產婦不多，那間產房的產房空著，所以我順利達成所願。在做了CTG和產前的最後一次超聲波檢查之後，我被帶進產房。那房間非常大，正中央是一個紫紅色的橢圓形產缸，像個小型泳池，有台階和扶手。房間的一端是普通的產床和給新生兒洗澡用的水池以及各種醫療器械，另外一側是隔間的衛生間。這時已是快七點，天還沒亮，房間裡柔和的燈光給人溫暖的感覺。我剛上產床不久，陣痛就開始加劇，在我考慮該不該開始用呼吸法減痛的時候，助產士已經在產缸裡灌滿了水，問我要不要現在就寬衣下水放鬆一下。我點了點頭，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似的。剛勉強站起身來，就感覺孩子要出來了，趕快脫衣下水。這期間助產士已經叫來了醫生。這位醫生很年輕很靦腆，看上去像是剛從醫學院畢業的學生。她自始至終貼著牆根站著，直到孩子出生才上來跟我握手道賀。產缸裡的水很暖和我，我完全一個人坐在水裡，助產士站在產缸前，我丈夫從後面托住我的後頸，醫生整個沒事人一樣遠遠地注視著我們。

我有點疑惑：這產缸那麼大，助產士又不跟著我下水，真到關鍵時刻她可怎麼幫我呢？不容我多想，一次撕裂般的陣痛過後，我低頭一看，孩子的腦袋已經露出了一半！他的小臉衝下，我可以看到他茸茸的胎髮。我吃了一驚，趕快叫助產士。她當然也看到了，微笑著讓我不慌，沒有要採取任何措施的意思。再一次的陣痛之後，孩子的頭整個生了出來，我大叫起來，並轉頭去看醫生，她也和助產士一樣微笑著，一點兒不急。接下來的陣痛中，我輕聲一推，孩子就整個滑了出來。這時我條件反射似地伸出雙手，抓住他的小身體，一把將他拎出水面。

兒子一浮出水面，就魚兒一般張開大嘴哭將起來，聲音洪亮，氣壯山河，整個小臉上就看見他的一張嘴，我甚至覺得可以通過他的氣管看到他胃裡去。我緊緊地抱著他，對於我們而言，他的哭聲就是世界上最美的音樂。和丈夫一起剪斷了孩子的臍帶，胎盤也順利脫落，這時生育過程算是正式結束，醫生和助產士都上來與我們握手道賀。在起身離開產缸的時候，我腳步輕盈，身上好像有著可以拔樹的力氣。兒子從一出生就沒有離開我的左右，不像當年女兒降生之時，因為我精疲力盡的緣故而在嬰兒室呆過兩晚。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女兒與我好像有著天生的隔閡，而兒子卻小鳥似的無比依戀我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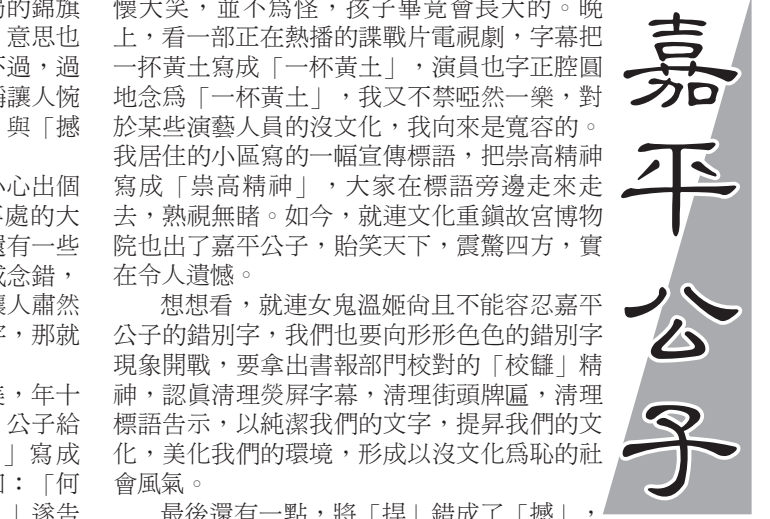
如今兒女都不是小孩了，看著他們一天天地成長，我和天下所有父母一樣，心裡面交替著喜悅、煩惱、欣慰和焦慮，但是，這不就是生活的本身嗎？

舍利子塔與佛頭塔

對老蜜蠟珠串有興趣收藏和佩戴的朋友們，皆知每一顆串最上端處，有一個「咀」，乃廣州話俗稱，香港坊間也慣用。其實，它也是用同一串蜜蠟珠製成，祇是形狀不同，並非圓桶形、圓珠形、橢圓形、棋形、飛碟形、十二面體、水滴形、扁珠形或方珀形，而是像「舍利子塔」、「佛頭塔」、「笛子吹氣的咀」(銜在咀唇的部分)，或長頸小葫蘆，造型各異，金「咀」較珠子長。其主要作用，是使兩邊串珠子之幼繩能夠分別穿過其孔道，以便在上方打結，令全串珠子穩固，不會散落或鬆脫。真舊老蜜蠟珠串，必須配合原裝的蜜蠟「咀」；若非「原裝」，則珠串價值便打折。

例如附圖的三款蜜蠟「咀」，均有孔道。右方蜜糖色一款較矮，屬典型的「舍利子塔」；中間綠晶蠟一款透明，似笛子「咀」；左方象牙色如玉沁者，則像小型三層塔。有收藏家喜歡把這些蜜蠟「咀」單獨作專題珍藏。

另有些古珠串的「咀」；下方圓大如胖胖佛頭，就叫做「佛頭塔」；筆者藏的一串老蜜蠟珠，「佛頭」的直徑就有四公分，比較罕見。不過，這些「咀」也有很多用的是人工合成的假貨。



笑語風雲一騎行

莫問聚與散的原因，三十年前的單車郊遊組合，忽爾相約重逢，我們互道中學歲月早已遺忘的故事，然後騎上單車，疾走從前的路。

新娘潭道，風景如畫，香港的郊野，可能是少數能保存著記憶的地方。中學時代郊遊，踩單車郊野上，說穿了，青草綠蔭之外，總有她或他那一抹深邃眼神或窩心淺笑，清風撲面，曖昧同行，是主要目的。

舊友四散，中年再遇，踏單車路線依舊，但心情迥異。舊友迷上單車，每次出動，必必沿吐露港、汀角路、沙頭角來回，以極速騎行數十公里，鍛煉體能。於是大夥兒跟隨他的步調，狂踩腳踏，挑戰極限，練習數回，竟然比中學時代騎得更快，走了更遠的路。

在四川山區旅遊時，常遇到成都往西藏拉薩的單車隊，四、五千米的高山，翻過一個又一個山頭，高原反應下，單車手喘著氣拚老命，在艱陽、飄雪、狂風、暴雨之下，連踏數十天，難以想像他們的快感從何而來，究竟有沒有人真能抵達目的地。

這刻回程路上，鍛煉出自以為強勁的腳爪，與腳踏融為一體，正念於呼吸，聽著自己的心跳，奔馳於新娘潭旁的林蔭道上；當單車向後飄移，密林綠葉光影閃爍，滿身的疲累、汗水與舞動的心跳，變作一種純粹的存在。輪轉飛轉之間，關於單車，可以說的有很多。



嘉平公子

懷大笑，並不為怪，孩子畢竟會長大的。晚上，看一部正在熱播的諷刺片電視劇，字幕上「一杯黃土寫成「一杯黃土」，演員也字正腔圓地念為「一杯黃土」，我又不禁啞然一樂，對於某些藝藝人沒文化，我向來是寬容的。我居住的小區寫的一幅宣傳標語，大家在寫高精神寫成「崇高精神」，大家在標語旁邊走來走去，熟視無睹。如今，就連文化重鎮故宮博物院也出了嘉平公子，貽笑天下，震驚四方，實在令人遺憾。

想想看，就連女鬼溫姬尚且不能容忍嘉平公子的錯別字，我們也要向形形色色的錯別字精神，認真清理熒屏字幕，清理街頭牌匾，清理標語告示，以純潔我們的文字，提昇我們的文化，美化我們的環境，形成以沒文化為恥的社會風氣。

最後還有一點，將「捍」錯成了「撼」，意思正好相反，「撼」是搖動之意，「捍」是保衛之意，這一錯謬若是在明、清文字獄盛行之時，那可是彌天大罪，弄不好就要抄家砍頭。好在今天政治清明，依法治國，出了錯別字，最多扣幾個獎金，或作個檢查，但即便如此，咱也不能老出錯別字，當嘉平公子，拿不準的字，查查字典，或者請教一下別人，不出或少出錯別字也不是什麼難事。